

第十八回 一道旨雙排賞宴 兩妻兒均受榮封

話說現任黃門官，你道是誰？就是陽縣令若水秦公。守城敘功，擢選此職。他說道：「且喜門生霍秀夫，薦他人同鄉賈節度之幕，改名卞無忌，已建奇功，後面又補了狀元。昨日下午將此項事情奏過皇上，准復原名。又因文學、武功並著，一時遂命恩榮、麒麟合為一宴，真是特恩曠典，今古罕希。下官因一時代理光祿，亦在陪席。那值宴官過來，席面擺停當了麼？」值官道：「停當多時，但次序小官不曉得，請老爺吩咐。」秦黃門道：「頒的有坐位圖。頭一次是恩榮宴，該禮部鄺老爺主席，正面坐，狀元霍爺東首坐，該樞密賈老爺與我陪；第二次是麒麟宴，該樞密賈老爺主席，正面坐。也是狀元爺東首坐，該禮部鄺老爺與我陪。」值官道：「如此說，那卞都尉坐位設在何處？」秦黃門道：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那卞都尉就是霍狀元改名的，總是一個人，我已奏過明白了。」值官道：「小官方才曉得。」忽見典膳官、韶舞官向前叩頭。秦黃門道：「宴上筵席齊備了麼？」典膳官道：「俱各齊備。」秦黃門道：「此時各衙門老爺，想俱齊到了，伺候著。」眾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只見鄺尚書、賈節度協同霍狀元到來，秦黃門迎接，彼此施禮已畢，未免說些套話。秦黃門讓坐，說：「鄺大人，請待下官遞酒。」鄺尚書道：「論理此宴還該賈年兄先飲，老夫陪侍！」賈節度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況有欽定宴圖，怎敢任意僭越？」

鄺尚書道：「如此僭了。」斟酒、安坐，彼此交錯後，樂人上來演戲。頭出是《童子拜觀音》，二出是《青黎照讀》故事。

下場去後，眾官同起。鄺尚書道：「恩榮宴已完了，可擺設麒麟宴席，待我遞酒。」安席又讓賈節度首席，遞過酒去。彼此回答。樂人又演一回《拐李成仙》，又演一回《波斯國南寶》故事。下場去後，眾官起席。鄺尚書道：「公宴已完，可就此先謝聖恩。明早入朝，親進謝表便了。」向霍生道：「狀元，你還更了袍笏，便於天街走馬，送歸私第，便人人知道今科狀元已補上了，不作缺典。」賈節度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霍生更衣遊街，眾官已各回衙。

正是：

瑤池式燕俯清流，夾道傳呼翊翠虬。

聖酒一沾何以報，佩聲歸向鳳池頭。

話說孟婆早知今日，請受封誥，必然鬥齒，卻暗暗把觀音像並春容畫高懸起來，仍自迴避去了。這飛雲小姐行到庭前，抬頭一觀，說：「呀！這是奴家當日的觀音像，今日張掛在此，待我禮拜禮拜。」起來站立，細細賞玩。那華行雲也走上庭來，說道：「原來《觀音》像與《春容》俱掛在此，待奴家去先拜了觀音，再看《春容》。」拜完起身，來看看畫，又看看飛雲，說道：「果然容貌一般無二。」二人方才見禮，恰好霍狀元赴宴回來上庭，也向觀音像長揖，又與兩位夫人見禮。遂看《春容》道：「你看小生只單單一身，你兩個與畫上的人兒，一印板湊成三個了。」大笑起來。行雲向前問道：「相公，你備的花冠有幾副呢？」霍狀元道：「怎麼有幾副？只有一副。」華行雲道：「畫上像兩個共得，不知那珠冠兒可共戴得嗎？霍狀元笑道：「這卻怎麼共戴得？下官不好說。」指著飛雲道：「這個讓飛。」行雲問道：「甚麼飛？」霍生指鄺小姐道：「權讓飛雲小姐戴罷。」鄺小姐道：「相公，此是正經道理，怎麼說是權讓？」行雲道：「咳，權也是權不得的。」鄺小姐道：「好笑，好笑！一鞍一馬才是相當，那有側出的混鬧？」華行雲指著像說道：「相公，你認一認，是那一位菩薩？」霍狀元道：「是觀世音。」華行雲道：「可又來！焚香盟誓，原非虛謊，那裡出個人兒亂來爭搶？」霍狀元笑道：「兩個人都說得有理，教我也難處。」兩位含怒背立，並不作聲。適鄺尚書夫婦行來，霍狀元上前見禮。鄺尚書見兩個女兒背立不動，不免驚問道：「今日錦堂佳宴，正該大家歡喜才是，怎麼兩個孩兒這般樣別調，是何緣故？」飛雲上前跪道：「告稟爹媽。」鄺尚書道：「我兒起來。」飛雲道：「孩兒幼生閨閣，長效於歸，與霍郎合盃，軍中節度為媒，原非野合。今日華行雲要硬奪孩兒封誥，說來甚是好笑。」鄺尚書道：「孩兒今日是個喜慶日子，閒言閒語，略渾融些罷。」飛雲道：「別樣事渾融的，這朝廷恩典，怎渾融得的！」遂扯住霍狀元，說：「認你主張罷。」又向華行雲背後下拜，說：「情願讓你，我取下這觀音像來，長齋念佛，做在家出家的尼姑罷。」就往前解像。慌得鄺老夫人一把扯住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怎麼這樣性急？凡事從容些講才好！」華行雲也跪下道：「稟告爹媽。」鄺尚書道：「你也起來。」華行雲道：「婚姻之道，何分門戶大小，但論聘訂後先，霍郎與孩兒，原在佛前焚香說誓，願做夫婦，永不相忘。」

況且割削卷號之弊，不是孩兒發覺，眼見大魁，落於奸徒之手。

今日他做了夫榮，孩兒怎生做不得個妻貴？故此與霍郎詢問舊盟，非敢冒犯姐姐！」鄺尚書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鄺小姐道：「爹爹，說他有理，孩兒敢是沒理了？」華行雲道：「難道只是姐姐有理，爹爹言語也沒理了？」哭扯霍生說道：「妾本牆花劣相，再休題那舊盟了。」又向鄺小姐背後下拜道：「甘心相讓，奴家也取下《春容》來，願裙布釵荆，空房獨守。」

這畫上郎君，想是不變心的，同他作伴罷。」才待解《春容》，被霍狀元止住，道：「這個性急，那個也性急，卻怎麼處適？」

孟媽行來，叩首說：「老爺、老夫人，恭喜了！」夫人道：「起來。孟媽媽，你來的正好，二位小姐為著誥封事，動些言語，煩你解勸，解勸。」孟媽道：「曉得。」遂對行雲道：「哎呦！」

今日好日好時，怎麼這樣一個張智？小姐，做官的人，兩三房家小，是人家常有的。」鄺小姐道：「媽媽，你不知道，那管甚麼兩房三房？當日在軍中贅霍郎時，是賈公節度主婚，你來說合。」孟媽道：「是那，是那！」鄺小姐道：「我原非苟合，不是偏房，今日怎麼華行雲要起封誥來？」孟媽道：「小姐，常言說得好：若是好，大作校。」鄺小姐道：「好不曉事！」

說甚麼大作小！」孟媽又向華行雲道：「雲娘從良時，那有你這般，從個狀元？鄺老爺、老夫人，又把你做親生的一般看待，你也夠了。百凡省事些罷。」華行雲道：「媽媽，管甚麼從良不從良？霍郎在我家讀書中的，你那日看病時，來見那些光景，原是做夫妻的。後來為了詩箋一事，我又受了许多連累，怎麼他今日做了官，奴家討不得一個封誥？」孟媽道：「雲娘，莫怪我說，果然他是大，你是小，讓他些才是。」行雲道：「好笑，好笑！甚麼大？甚麼小？」將孟媽一推。孟媽睜眼道：「好性兒！狀元也該調停。免得他二位只管拈酸，吃醋，不成個模樣。」霍生道：「此事甚難處。媽媽，你也糊塗，那裡為著吃醋、拈酸！」孟媽道：「不是吃醋拈酸，為著甚麼？」霍狀元道：「為著封誥只有一份，他兩個都爭著要，故此難處也。」

將孟媽一推。孟媽道：「好好，我老人家為了你們，吃了許多苦，受了許多累，還不夠，今日你們到門，竟說我這話。」

氣球的踢來踢去。小姐，我在千軍萬馬中，曾陪伴你；雲娘，我為詩箋，經過千敲萬考。」遂臥在地下，雙手捶胸，哭個不了。霍狀元同二位小姐說道：「媽媽，請起來。」孟媽道：「再不起來，說明你們和美了，我才起去。」二位小姐道：「聽憑媽媽說就是。」孟媽道：「口說不信，要你三個行個禮兒。」果然三個見禮。孟媽道：「還不停當，還要你們笑一笑。」

果然三個笑了。夫人道：「真個前後事，都虧了你。孟媽媽，不要回去了，就在我府中養你終身便了。」孟媽起身道謝。忽聽賈節度捧誥到來，一家跑下聽讀。誥曰：「朕聞揆文奮武，朝有常彝；華國經邦，才難兼擅。茲爾羽林都尉霍都梁，文才武略，朕甚嘉焉。今著改授宏文館學士，兼河隴節度使，仍賜緋魚金袋。其父母妻子封蔭諸典，或崇文贈，或錄武功，著禮部會同樞密院議定，覆請施行。欽哉！謝恩。」一家拜謝起來，各相施禮。鄺尚書道：「正要請年兄過來，做個和事人，如今恰好奉旨意了。」賈節度問道：「有甚見教？」鄺尚書道：「適才兩個小女，正為封誥一節，動些言語，老夫也沒法分解。」

如今聖旨把霍郎父母、妻子恩典，著我兩人議定，請問老年兄，怎樣議法？」賈節度道：「這雖是國事，也就是老年兄家事，但憑尊見，作何處分就是。」鄺尚書道：「依老夫愚見，霍郎父母贈誥，應從一品；妻子封典，他中狀元時節，果在行雲家裡，這狀元的安人封誥，應與行雲；後來參贊老年兄幕中，卻是小女相從，這節度的夫人封誥，應與飛雲，不知是否？」賈節度道：「處分極當。請快穿戴起來，莫要爭鬧，明日小弟與老年兄覆奏便了。」二位小姐穿戴起來，然後拜謝。早已排開筵宴，交杯遞盞，快樂飲酒，何等歡騰。酒閒人散，忽見一個燕子旋繞飛鳴。孟媽道：「你看，燕子又飛來了。」霍狀元對燕子一揖道：「燕子，燕子，承謝你作美。如今詩箋收得牢牢的，再不許你銜去了。」飛雲與行雲亦相拜起來。真個是夫唱婦隨，琴瑟調和，一家赴河隴任所去了。說不盡的榮華，講不盡的福分。後來各生二子，俱各登第，皆受榮封。可見世上婚姻，皆是天定，非能人為，其中燕子聊作引線耳。

詩曰：

剪尾烏衣也有情，詩箋銜去了三生，
從今寄語丹青客，孰許姻緣照樣行。

[返回 >> 燕子箋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